

SHIJI JUNSHI JIE

世纪军事

主编 滕建群 袁林

结

中国军事专家

谈二十世纪军事演变

国防大学出版社

主 编 滕建群 袁 林
副主编 黄致群 冯 梁
撰 稿 李际均 吴春秋 梁必骎 房忠贤
梁月槐 钱俊德 李效东 张世斌
刘振环 冯 梁 朱 维 杨仕华
叶 征 彭燕眉 赖铭传 左立平
黄致群 苏恩泽 王晓东 任志强
宋学先 张召忠 江敬灼 江 英

目 录

写在世纪交替之际	李际均 中将	(1)
战争千年祭	吴春秋 研究员	(5)
百年来军事哲学思想的发展	梁必骎 少将	(10)
20世纪军队政治工作回眸	房忠贤 少将	(53)
世纪之交话战略	吴春秋 研究员	(69)
大国军事战略发展百年	梁月槐 副研究员	(76)
美国军事战略发展百年	钱俊德 研究员	(88)
俄罗斯军事战略发展百年	李效东 副研究员	(101)
日本军事战略发展百年	张世斌 研究员	(122)
世界海军战略发展百年		
刘振环 海军少将 冯 梁 博士	(134)	
作战指挥发展百年	朱 维 上校	(166)
外军战役法发展百年	杨仕华 研究员	(179)
战役的演变与发展	叶 征 副研究员	(194)
战术的演变与发展	彭燕眉 研究员	(208)
回顾百年陆军	赖铭传 少将	(232)
回溯百年海军	左立平 副研究员 黄致群 上校	(245)
世纪宠儿空军	苏恩泽 空军少将	(273)
核阴霾下的战略核力量	王晓东 教授	(290)

20 世纪兵役制度变革的思考

.....	任志强 副研究员	(313)
军事后勤百年回顾	宋学先 教授	(329)
军事技术百年回眸	张召忠 教授	(356)
军事运筹百年回放	江敬灼 研究员	(378)
血与火的中国战事百年	江 英 博士	(386)
后 记		(416)

写在世纪交替之际

李际均 中将

历史长河百年易逝，世纪惊涛难以忘怀。20世纪是人类科学技术飞跃进步、社会发展巨变的世纪，同时也是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多次大规模局部战争，以及长期冷战对抗，到最后才出现和平与发展曙光的世纪。有人说，20世纪激起人类最伟大的想象，同时也摧毁了所有美好的幻想。如果不认识20世纪的战争，就无法了解这个世纪历史的本质。回顾刚刚过去的百年，展望未卜的将来，学者、专家和爱做梦的人都在寻找不知芳踪何处的和平世界，各国的思想者也忙着给新时代下定义。从军事角度遥望21世纪的国际安全形势，在隐约可以看清的轮廓后面，是浓重时空云盖下的许多不确定的因素。

早熟的战争与晚熟的和平贯穿人类的全部文明史，并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社会为超越自己而迈出的每一步足印。由两个巨大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和技术力量互相碰撞而激起的战争浪涛，能够推动历史的航船前进，也能无情地把它倾覆；能够造就出类拔萃的时代精英，也能淹没一代甚至几代人的青春。对于付出了极大生命代价的战争历史事件，人类不可能也不应该轻易忘却，而应使它成为一部让历史告诉未来的教科书。只有回顾历史才能认清自身经验的本质，这就是总结20世纪战略遗产的重要性所在。

宇宙的花朵是人类，人类的花朵是思维，思维是人类文明之

源。人类文明经历了数百万年的进化时期，数万年的蒙昧时期，数千年的游牧与农耕文明，几百年的工商经济文明。现在人类社会又面临一次大转型的时期，即由工业一机械文明向信息一生态文明的转变。与此相应的，不仅科学和科学哲学面临革命性的变革，而且军事思想、军事学术也必然随之发生变革。历史转型时期也是建立新的世界秩序和实现历史超越的关键时刻。现在各国都在不同起点平行向未来探索。全球化和大时空的到来，不仅意味着人类思维的又一次全面发展，而且意味着各个国家和民族在智慧上的竞争更趋激烈。在军事领域，必然会对以往的军事思想、军事传统等问题进行总结、继承、反思与引发。这是一种创造性的思考，旨在揭示战争历史的逻辑、法则、形态、结构和手段的发展轨迹，结合未来实际提出新的战争理论与原则。对于新世纪的国际安全形势的判断及对策，我认为这里完全用得上毛泽东同志的一句名言：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军事思想在历史上的最终定位是一种文化思潮。军事思想固然是国家政治的表达而非感情的表达，但古往今来的军事思想都与一个民族的哲学和使命感密切相关，并且凝聚着国家和民族所必需的生存斗争智慧。年代越久越成为一种文化传统，成为在长期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心理、思维习惯、民族精神、价值观念总和的一部分。例如在我们中国，统一观念和认同意识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军事思想的底蕴是历史文化传统，军事思想的背景则是国家政治结构及其对外政策的连续性。实现祖国统一大业，仍然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使命。

历史不能重复，但历史也不能割断，它是在过去的基础上和在未来的时空中合乎逻辑规律的发展。20 世纪所发生的大规模战争，可以从 19 世纪的军事遗产中找到某些根据。决定 21 世纪战争走向的许多因素，存在于 20 世纪的历史规定性与影响之中。

回溯一百年前的世纪之交，伴随着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的盛行，各主要国家所接受的战略遗产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在军事理论和战争实践方面，主要是拿破仑战争及其理论总结，即若米尼和克劳塞维茨的军事思想。第二，在军事体制和军队建设方面，主要是建立在工业革命基础上的由普鲁士所带动的军事改革，特别是总参谋部、新式陆海军和战争动员体制的建立，使各国具备了进行大规模战争的物质基础。第三，在国际斗争与联盟的架构方面，完全是按照国力尤其是军事实力瓜分世界。到20世纪初期，欧洲三大集团向危险的两极体系过渡，最后欧洲的均势终于恶化成两个敌对的联盟，美国和日本也参与了列强的角逐。所有这些，显然在战争理论、战争机制、战争目标和战争手段上，都为20世纪的世界战争提供了前提。特别是世界大战策源地的德国和日本，对19世纪战略遗产中消极因素的承袭与恶性发展表现得更为明显，加上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这就使20世纪的战争发展到极端状态。20世纪的残酷战争，使世界人民产生和平解决争端的强烈企望，“二战”后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又给霸权主义以沉重打击，此后军事斗争的形态没有向克劳塞维茨所说的暴力的使用没有限度的“绝对战争”发展，而把战争的规模、时间、强度和手段限制在一定程度之内。这种趋势是各种因素制约的结果，也带有战争理性的成分。

发生在20世纪末的科索沃战争，展示了前所未有的全新的战争图景，也破坏了人类对进入21世纪和平的期盼。它不仅留给人太多的思考，而且对21世纪的国际战略走向也有深刻的警示。这场战争，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显示出前所未有的世纪末的狂躁、浅薄、狭隘与短视。由此也可以看出，千年之交，活跃在世界政治舞台的一些西方政治家和战略家表现得不是更成熟、更睿智，而是更浮躁、更轻率了。超级大国的政治经济功利主义、

膨胀的战略企图和由技术崇拜产生的自负与自信，使它永远也不会认同在绝对的军事力量之上有一个绝对的道德原则。世界正面临这样的危险：“全球化”成为霸权化；“新战略”成为新战争；“世界新秩序”成为世界无秩序；高技术、“零伤亡”的战争成为列强对弱小国家随心所欲的杀戮。看来，人类用一个世纪的战争苦难和劫后余生的智慧，既没有感动也没有教会那些政治家和战略家懂得如何止步。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既然看到了西方大国“天鹅绒手套里的铁掌”的真面目，就应当认真思考并切实准备如何对付。中国人民为捍卫国家主权，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必须在努力发展自己的高技术武器装备的同时，发展具有等效威慑战略手段的不对称作战的战役战术理论与战法。

在进入 21 世纪之际，蓦然回首，我们也许还有诸多问题需要重新发现和解读 20 世纪。但无论如何，未来比过去离现在更近、更现实、更广阔、更富挑战性。

战争千年祭

吴春秋 研究员

战争，这个人类自相残杀的怪物，伴随着原始公社末期私有制和阶级的出现赫然来到人间，成为解决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阶级和阶级、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矛盾的最高斗争形式。当人类社会进入公元第二个千年之后，战争变得空前惨烈：规模和破坏性越来越大，武器装备更新的周期越来越短，作战方法越来越复杂，战争对人类社会诸方面的影响越来越广泛而深刻。

在刚刚结束的这个千年里，我们这个星球上究竟发生过多少次战争？由于概念和统计标准的差异，很难有确切的说法。美国学者昆西·赖特在他的《战争研究》一书中引证了一个很不完整的统计，表明从公元 1100—1938 年共 838 年中，单是欧洲发生的“较大战争”即达 4452 次。这个统计的可靠性尚待考证，但为了获得大概的印象，我们不妨以它为基数，把统计的上下时限延长到整整一千年，再加上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战争，可以想象，总数将会多得多。反过来说，这个千年里到底有多少和平岁月也同样是说不清楚的。和平岁月的计算不仅要依据战争爆发的频率，而且要考虑每场战争持续的时间，难度更大。但我们也可以说，16 和 17 两个世纪，主要欧洲国家约有 65% 的时间处于战争状态。这就是说有 35% 的时间为和平时期。上述国家在 18、

19 和 20 世纪处于战争状态的时间有所减少，但作者指出，这一时期对美洲、非洲和亚洲的“殖民远征和干涉”未列入战争范畴。如果将它们列入，那么“欧洲主要列强即使是 20 世纪也有大部分时间处于战争状态”，和平时期当然很少了。作者特别指出，“一向标榜爱好和平的”美国，在它的“全部历史”（该书 1942 年出版）中只有 20 年时间没有动用其陆军和海军从事作战行动。总之，这个千年里，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可以说战争此伏彼起，连绵不绝，但就某些国家或某些地区而言是有和平时期的。这个时期长则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短则几年。不过，以往的世界战争史表明，长远看，所谓和平时期不过是两次战争之间的间歇。这句话虽然出自被一些人称为战争狂人的鲁登道夫之口，但却被他不幸而言中。

这一千年的战争不知夺去了多少人的生命，我们无法知道总数，但历史上的许多战争或多或少留下一些可供参考的数据或线索。尽管各种说法差距很大而且极不完整，但可以从中获得局部的印象。例如，有材料说，欧洲中世纪会战参加者，有 35% ~ 50% 伤亡。16 世纪时会战失败一方的伤亡约为 40%，胜利一方约 10%。17、18、19 三个世纪和 20 世纪前期，会战参加者的伤亡率分别为 20%、15%、10% 和 6%。比例缩小了，但绝对数可能更大。以上的统计仅限于军人。实际上，许多战争中平民的伤亡率也很高。欧洲三十年战争（1618~1648 年）是中世纪末期破坏性最大的战争。有材料说，这次战争的主角之一德国，当时总人口近 1800 万，阵亡和死于瘟疫的军民总数高达 600 万左右，约占总人口 1/3。这里说的是局部战争。两次世界大战双方的死亡总数更是令人触目惊心：“一战”死亡约 1000 万人。“二战”死亡高达 5000 万人；单是中国抗日战争军民死亡据迄今不完全的统计即达 2000 万以上。

军队和作战方法的演变直接取决于军事技术的发展，归根到

底依赖于物质生产水平和相应的社会制度的性质。在这个千年的初期，我们的祖先发明的火药逐步用于军事。他们万万想不到，13世纪火药传到阿拉伯和欧洲，加上炼铁技术的发展，引发了一场军事上的革命——从冷兵器到热兵器的新时期。欧洲封建制度的瓦解、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和城市的兴起，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结果，军队和战争的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欧洲最为典型），主要表现在：由中央集权国家君主统一指挥和统一供给的雇佣军取代了各自为政的封建主亲兵，人数众多的步兵取代了少数贵族骑士组成的重骑兵，滑膛火枪取代长矛等冷兵器成为战场上的主要武器，装备滑膛炮的炮兵应运而生，便于发扬火力和减少伤亡的线式战斗队形取代方阵成为主要的战术，分兵把口式的封锁线战略体系和以威胁敌方补给线为主要目标的“机动战略”逐步形成。同时，由于使用锣鼓和火炮，帆船取代划桨小船成为舰队主体，炮击取代冲撞敌船和接舷战而成为舰队主要战术。这一系列变革经历了几百年漫长岁月，比较突出地表现在荷兰独立战争（1566~1609年）和上述三十年战争中。

到18世纪中后期，以广泛使用蒸汽机为标志的产业革命，把社会生产力从铁器时代推进到机器时代，加上资产阶级革命的浪潮，又一次引发军事上的大变革，集中体现在震撼全欧的法国革命战争（1789~1797年）和随后的拿破仑战争（1796~1815年）中。例如：以广大农民为主体的资产阶级民族军队取代了封建雇佣军，就地征用和仓库体系相结合的后勤保障制度取代了单纯依赖补给线的制度，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目标的决战战略取代了过时的机动战略，纵队与密集散兵线相结合的新战术取代了线式战术。同时，长期以来敌对舰队按平行航向进行海战的方法被摒弃，改而采取海上机动战术。

19世纪中后期，随着炼钢技术、铁路运输和有线通信等的广泛应用，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大发展。军事上，线膛枪炮取

代了滑膛枪炮、机关枪等速射武器主宰着战场，无烟火药代替了黑色火药，疏开的散兵线和野战工事被广泛采用。总参谋部的建立促使对军队的指挥发生了飞跃。同时海军的帆船被蒸汽钢甲战舰所淘汰，宣告海军进入大炮巨舰时代。这一切比较突出地体现在克里木战争（1853～1856 年）、美国内战（1861～1865 年）和普法战争（1870～1871 年）中。

20 世纪前半期，世界进入飞速发展的电气化时代，同时帝国主义时代各种基本矛盾白热化。在短短 31 年间竟爆发两次破天荒的世界大战。“一战”有 33 国 15 亿人口卷入战争。“二战”有 80 多国 20 亿人口卷入战争。武器家族增加了崭新的成员：坦克、飞机、火箭炮、航母、潜艇、毒气等现代化武器大量运用于战争，并出现相应的军兵种和诸军、兵种协同作战的崭新方式。登陆与抗登陆、战略轰炸与反轰炸、空降与反空降、航母编队作战、潜艇战与反潜艇战等应运而生。首次出现一个国家战时拥有千万大军的现象。前后方的界限被打破，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全民总动员的局面。

“二战”末期，美国对日本使用了原子弹，宣告世界军事史进入所谓“核时代”。几十年来，一系列国家先后拥有核武器，并进行打核战争的准备。然而，出现了一个奇异的现象：核武器越多，核战争越打不起来。这期间实际打的仍是常规战争。

当前，我们正面临一场以高技术群的突飞猛进为标志的新技术革命，同时它也引发一场新军事革命。当代战争已成为综合国力的大较量，战场已从地球扩展到外层空间。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加上精确制导武器、隐形武器和小型核武器等，军队和战争的面貌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许多传统的战争观念正面临挑战。高技术战争正向我们走来。我们仍可以从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中窥见某些端倪。这是全世界都在关注的大事。

尽管千年来战争面貌变化多端，但战争仍可以划分为正义与

非正义两大类型这一原则至今没变。战争性质取决于战争的政治目的。不可否认，由于人们的立场和利害不同，对战争性质的看法往往分歧很大，但不同时期总是存在公认的客观标准的，需要作具体分析。我们拥护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

千百年来，善良的人们无不渴望永久和平，但在产生战争的社会根源没有消除以前，永久和平是不可能实现的。君不见，正当世人欢庆新的世纪降临之际，不是可以听见世界许多地区传来的隆隆炮声吗？我们希望在新千年的某个时候把战争送进历史博物馆。但在这之前，我们只能正视战争威胁，加强国防建设，并准备在必要时为正义事业而战。居安思危、有备无患历来是我们的立国之宝，也是人类从千年战争史的回顾中获得的血的教训。

百年来军事哲学思想的发展

梁必骎 少将

军事哲学思想在经历了孕育萌发、迅速生长、缓慢演进、变革创新等各个发展时期之后，到 20 世纪，随着人类社会各个方面的巨大进步，终于步入了系统深化的新发展时期。百年中，不仅在历史进入现代社会后各国纷纷建构军事哲学的理论体系，而且军事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开始登上军事科学的舞台。

20 世纪军事哲学思想发展的社会条件

军事哲学思想的演进，从来就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它不仅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的发展而发展，而且其始终源于军事实践与认识活动的不断革新。20 世纪军事哲学思想，之所以会进入系统深化的新发展时期，是与这个世纪全球各个国家在相关领域的飞速发展分不开的。

首先在经济上，20 世纪乃是逐步发展的世界性经济。既有所起伏、而又总的表现为不断腾飞的世纪。工业革命、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分工的形成，使过去以各个国家、民族、地区为单位的经济，过渡到以大机器生产为物质基础、新的技术工艺为手段、世界市场为活动舞台的社会化大生产。早在 19 世纪中期以后，就出现了无所不包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到 20 世纪初，演变为国家干预下的不完全市场经济。新生的社会主义苏联建立了计划经济，在国际范围内形成了两种资源配置方式的竞赛。其

间，出现过世界性经济危机，但 1933 年美国推行“罗斯福新政”，终于使美国的经济走向新的发展道路，也使西方经济受益复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实行了战时统制经济。而德国却把国民经济转上军事化转道。“二战”后，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恢复市场经济作用的同时，都加强了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形成了市场调节与国家干预相结合的经济管理体制。加上战后发生的科学技术革命，使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仍然保持着相当的活力。与此同时，采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各国，其经济发展经过一段高速增长时期之后，却遇到了许多困难。实践推动社会主义各国相继走上改革的道路，开始探寻新的更加有效的经济管理体制。社会化大生产，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还促成了国际经济的一体化，包括生产国际化和流通国际化。由此，在现代世界经济生活中，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会对其他国家产生重要影响，同时它的发展也要取决于有关国家和整个世界的经济状况。世界经济一体化使世界变得越来越小，联系越来越紧密。当然，这个时期世界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这主要表现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经济的差距不断扩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它们在世界经济中的垄断地位，控制和剥削发展中国家，导致了发展中国家愈来愈穷，而发达国家则愈来愈富。所有这些，无疑为军事哲学思想的系统深化，以及在不同国家的不同表现，提供了深层次的经济基础。

再就是政治上，20 世纪的世界政治环境和战略格局几经重大变化。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打碎了战前帝国主义列强瓜分并统治世界的格局，导致世界殖民主义体系的瓦解和民族独立运动的空前发展，第三世界的崛起彻底冲垮了旧世界的秩序，使殖民主义从此寿终正寝。就资本主义世界而言，这次大战打破了历经三个多世纪的以欧洲为中心的格局，推动了资本主义世界内部

政治和经济关系的调整。战后，社会主义事业超越了一国的界限，在世界范围内一度获得繁荣和发展，成为人类历史上社会主义制度一次大规模的实践和尝试。其次，进入 20 世纪后，国际联盟成为一种趋势，并且不断解体与重组。尤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新的“三极”势力——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即第三世界，取代了战前的三大势力——德意日法西斯集团、美英法等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和社会主义苏联，以美、苏为首，形成东、西方对立，第三世界成为中间力量。战后的历史可分为两个阶段：前 45 年是美、苏两强争夺中间地带、进行冷战，这中间又可分为前期的两大阵营的对抗和后期的三个世界之间的斗争。后 10 年，是苏联解体后所形成的一超多强、向多极世界发展的过渡时期。另外，20 世纪人类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的洗劫之后，和平意识逐渐强化，特别是进入 80 年代后，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要求，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尽管各国、各地区之间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矛盾与斗争仍很尖锐，局部战争与冲突此起彼伏，然而“和平与发展”已成了时代演进的总趋势。这种政治斗争的背景，有力地推动着 20 世纪军事哲学思想的向前发展。

另在科技、思想、文化上，20 世纪乃是一个迅速变革和创新的世纪。进入本世纪以来，科学出现了大分化、大综合的趋势，形成了边缘性学科、横断性学科和综合性学科这样三大类型的新兴学科。头 30 年，现代科学除建立了以相对论和量子论为支柱的现代物理论体系外，在化学、天文学、地学、数学、生物学等领域，也都获得了蓬勃发展。40 年代开始，先后崛起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论等新理论，为人类进入信息时代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与此同时，还出现了未来学、预测学、排队论、系统动力学、博弈论、决策科学论等理论和学科，为人类提供了更新的思维工具。在新的科学理论诞生的同时，随着原

百年来军事哲学思想的发展

子能、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的发展与利用，本世纪还爆发了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尤其是出现了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技术群，如微电子技术、光电子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生物技术、海洋技术、航天技术、定向能技术、隐形技术、微型制造技术等，从而全面影响到人类生产与生活的各个方面。正是在社会各个方面长足发展的基础上，又带来了现代哲学的巨大发展。19世纪末期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20世纪先后在苏联、中国等国获得创造性发展，形成了列宁主义哲学思想和毛泽东哲学思想。而现代西方哲学，除了某些流派抛弃了传统西方哲学中的唯物主义路线外，也有些流派在哲学的对象、方法、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观念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问题和新观念。另外值得指出的是，这个世纪的文化现象显得比较复杂。一方面，当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是由多民族组成，而民族之间在文化、传统上的差异又经常引起种种民族矛盾，它不仅影响到各国内部的稳定，而且造成国际上的纠纷。宗教问题在现代某些国家中愈来愈显突出。宗教不仅驾驭着国内政策，而且影响其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另一方面，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亦在不断加强。随着文化传播和交流的手段日益现代化和信息化，交流渠道和方式更为丰富和方便了。这种文化交流，使世界各国人民的认识在许多方面有可能达到趋同性。上述科学技术、思想文化的变革，亦为军事哲学思想的系统深化提供了丰富多彩的条件。

如果说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的发展，还仅仅为军事哲学思想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环境与条件的话，那么20世纪军事实践与认识活动的变革，则为军事哲学思想的系统深化奠定了直接的基础。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是先后兴起两次世界性军事革命。以电力、内燃机等为特征的新工业革命，引起了军事上一系列的革命。这次机械化军事革命结果是：军队的武器装备增添了全新的成分，如坦克、飞机、潜艇、航空母舰和化学武器等，并